

匪患世界

木 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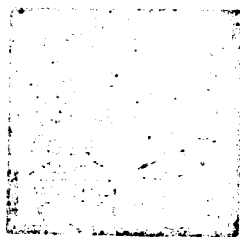


16

匪患世界

上

木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匪患世界

下

木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利用伪满残余、土匪，和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匪患世界》所写的就是当时发生在北满西部的一场动人心魄的斗争。小说通过龙老大和白俄姑娘莉达、任妮亚在爱情关系上的坎坷经历，反映了这一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与国民党光复军反复、残酷的斗争，写出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消长过程。

作品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语言流畅，情节曲折生动，环环相扣，动人心弦。

责任编辑：李丹妮 王鸿谟

封面设计：李勤学

匪患世界（共两册）

Feihuan Shiji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56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9 $\frac{3}{4}$ 插页 5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100

书号 10019·4180

定价 5.10 元

序

王 鸿 谟

木青同志执意要我为他的《匪患世界》写序，却之不恭，只得从命。不过继而一想，也就坦然了。序者，序幕也，文前之文也，正文开始之前，先扯几句闲篇，抛砖引玉，不就是序吗？这样想来，作为一个编辑，倒是有几句闲话可说。

我认识木青同志是在一九七六年。那时，他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不许收获的秋天》。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部小说是写北满农村“文化大革命”当中发生的事。我们在交谈中，自然常常谈到西满、北满。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接触更多了，他一来京，就到我家来聊天，话题最多的仍然是西、北满。我知道了，那里是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童年，有他孩提时代的朋友，有他不可磨灭的记忆。他爱那里，而且爱得很深。在我那间斗室里，他常常对我讲述日本投降以后那个混乱年代的故事。谈国民党如何搜罗伪满残余、地主武装、山林土匪壮大自己的势力，谈土匪如何凶悍猖狂，混在群众大会中向我干部群众开枪，特务如何偷袭我省府大院，杀害我省委领导干部，谈我军如何不得不从省城撤退，以及貌似强大的敌

6071 09 / 15

1

人如何土崩瓦解。木君嗓门大，声音高，又好激动，讲起来瞪着眼睛喊，常常引得院里好奇的孩子们探进头来观望，以为谁在吵架。他却毫不在意，越讲越起劲。他讲得形象生动，我听着也是津津有味。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觉得这是写长篇的好题材，劝他写成长篇小说。他嘿嘿笑了，也许是笑我反应迟钝，反问我：“我要不想写，老给你讲这些作啥？”随后，他又严肃地说：“我不但要写，而且要好好写，写个象样的、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东西。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占领两厢》。当时，毛主席指示东北解放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个战略是非常英明的，如果硬顶，非失败不可。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我就是要写出这点。但是现在还不能写，我得好好准备准备。那时我还小，生活面有限，虽然听人讲了不少，但要写长篇，还差得远。我要补充生活。要写就得把它写成。到时还请你当责编。”

从此，这个长篇记入了我的约稿名单里。那以后，他先后写了《山村枪声》、《幼林里的墓碑》等反映那段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个长篇的事却很少听他谈起。我知道他在准备，也没有催他。

前几年，木青的写作进入高潮，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称赞。他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一个作家，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去投身现实。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是你贮存库里的东西，属你所有了，你随时都可以动用它。但是，如果你不及时拥抱现实，现实将会离你而去，你将失

去这个时代。我为他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成绩高兴。但是，《占领两厢》已经和我的工作联在一起了，我怎能不关心？何况，它虽是过去的生活，也有个时机问题，因为他要补充生活，时间越迟，困难就越大。我暗暗有些为他着急了。

三年多以前，木青告诉我，他要开始写那个长篇了。他说，前些年，他跑了几次黑龙江，阅读了大量文字材料，进行了大量采访，记了不少笔记，甚至还草出了某些片断。这部作品该是个什么样子，心里已经有点谱了。他说决定将书名改为《遥远的后方》，因为原来的名字看来概括不了全书的内容。这部书虽然写了战争，但主要不是写打仗，而是广泛反映时代生活的全景文学。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名叫《匪患世界》，下册叫《疯狂的年代》，《遥远的后方》是其总名。他还说，他本来还不想马上动手，一方面是为了多写一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一方面也可以再多积累一点创作经验。但是他身不由己了。他深深体会到：整个准备过程也是创作过程，他不可能做到光听光看不去想，不去构思，准备越深入，想得也就越多，他欲罢不能了。渐渐地，龙老大、王小林、小地儿、狗剩儿，这些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常常到他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搅得他心神不宁，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来给他们安排座次，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作品的构思，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他觉得，再不动手写，恐怕不仅现实题材作品写不安生，最佳创作时机也要丧失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干！

他说干就干，日夜不停，很快写出了初稿。应该说，他的这个初稿写得还是不错的。它把读者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北满：当时，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大员匆匆飞来，挂起省政府、省党部的牌子，招兵买马，建立光复军，日伪残余、地主武装和山林土匪，都被委任收编，呼呼拉拉，很快建立起庞大的队伍；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则处于明显劣势，因为贫苦的劳动人民一时尚未组织起来。为避敌锋芒，我军不得不从省城撤出。然而，曾几何时，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貌似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彻底垮台了。省主席和那些接受大员们不得不坐上飞机，仓皇逃窜了。这一切写得都是生动的、引人的而又是令人信服的。但从目前读者的购买力和阅读方便考虑，我们觉得篇幅过大了，适当压缩篇幅，作为上、下一部书出版，可能更好些。这个意见，作者接受了，书名也改成了《匪患世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从相当广阔的角度写出了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描绘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原因，东北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有点神秘。它辽阔、富饶，一向为强邻垂涎。日俄帝国主义世代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它较内地有更多的殖民地特色；另一方面，它又地处边陲，偏远荒蛮，是内地穷苦人谋生之地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种情况，给东北的解放战争带来极大的特殊性。作者把握住了这个特点，使作品写得有深度，有厚度，气势磅礴。

我们读过不少反映东北那一时期的作品，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曲波的《林海雪原》等，这些作品，写得都是很好的。但它们都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反映那段生活的。如《暴风骤雨》是写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开不败的花朵》写的是一支干部队伍进军东北途中的一些零星战斗，而《林海雪原》写的是我军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剿匪的战斗故事。由于它们题材比较集中，所以较易开掘和表现。而木青不满足于这种写法，他想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反映那个时代，企图多层次、多侧面、多线索地反映生活。他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写，写出了当时的动乱，对于全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命运攸关，没有一个人可以处在斗争之外；写出了动乱之深，规模之大，影响之远。从这一点上来说，《匪患世界》超过了任何其他同类作品，包括前面所提的几部优秀作品。

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人物。作品塑造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各种类型人物。我方人员中写了上至省委领导、下至流浪儿童；敌人方面，也写了伪省长、党部书记、土匪头子、反动资本家、打手特务等。方面之广，几乎包罗了当时那个地区所有的各种人物。更为难得的是作品中塑造了几个其他文学作品很难看到的人物。如两个白俄姑娘和另外几个白俄，作为比较重要的人物在作品中出现，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其他如对东北土匪队伍的描写，也写得有声有色，极富地方特色。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龙老大。在别

的作品中，我还没有看到过把一个流浪汉作为主要人物的。这个人物，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特殊产物。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过去悲惨的历史，也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我觉得，作者选择龙老大作为主要人物来写，是十分明智的。第一，这个人物是作者熟悉的，早在前几年作者写的《幼林里的墓碑》、《山村枪声》里，龙老大、王小林、狗剩儿、小地儿这些人物就出现过，这次在作品的构思过程中，最早闯进来的，又是他们。塑造这样人物，作者驾轻就熟，左右逢源，写起来省力。第二，这个人物联系面广。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中，只有象龙老大这样在当地出了名的“混混儿”、“流氓无产者”，才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一方面，他是无产者，天然倾向革命，一方面，他有点“流氓”，具有破坏性，在敌人眼中，他是灰色的。所以，他一时进了自卫军，一时又成了国民党党部书记的随身护卫，而没有人怀疑他。他的活动范围大，从街面儿上到农村，从自卫军到土匪窝里，从白俄家庭到耶稣教堂，到处游荡。他本来就是一个流浪汉，到处流浪是他的本色，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他的流浪，却把全盘棋带活了。第三，这样人物，行动性强，经历复杂，起伏、跌宕多，创作回旋余地大，容易出“戏”，所以比较好写，也容易增加作品的可读性。

应该说，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都实现了。作品气势恢宏，内涵丰富，写出了那个疯狂年代各种社会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写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深刻的内在因素，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勾勒出了那个大搏斗

年代的生活图景，对于想了解那段历史的广大读者，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优点的另一面往往就伴随着缺点和不足。前面说过，木青同志想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反映那个时代，这个想法是有胆有识的，它使《匪患世界》在某些方面有了突破，使作品有了自己的特点。但是生活面宽了，如何写得深，这是个很困难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显出了作者在完成自己想法上的无能为力。人物多不是坏事，但作者没有腾出手来，从容地写出几个结结实实的人物，则不能不影响作品的份量。艺术是没有止境的，从来没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匪患世界》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也很自然的。我所希望看到木青同志的，是永不满足，刻意创新，把已经取得的成就，抛在脑后，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1987年5月



作 者 像

母亲生我在北方的黑土地上，
黑土地成了我的炕。
寒风冻我，
热雨抽我，
蚊虫啃我，
饿狼撵我……
我仍结实地活着，
我还是我！
于是，天地一齐张开臂膀，
接受我这个不死的精灵之王！

第 一 章

太阳刚爬上中天，位于丁字街三角地的松江饭店门前，和往日一样热闹。摆地摊儿、演杂耍的，吹糖人儿的，架锅烙馅饼、炸大果子的，数莲花落、卖狗皮膏药、长命丸、鸡眼痄子药的……汇成一个大的交响曲。人们在这儿说话，必得提高嗓门儿，否则光看卡巴嘴。

从正阳街南头，不紧不慢，晃晃悠悠走来一个当兵的。

一身黑，裤缝两道白，大盖帽，亮遮儿，“青天白日”帽徽。这是新张罗起来的国民党建军——光复军的装束。此人肩上扛着一杆大枪，刺刀上挑着一面小旗，上书五个黑字：“光复军招兵”。

说来也奇巧，此刻从正阳街北头也过来个肩扛大枪，刺刀上挑着一面旗子的人，不过装束略显水汤——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土子染的军装，软胎儿制帽上钉着红绒布剪的五角星，看上去倒也显眼，旗上写的是“人民自卫军招兵”。

这两个各不相同的招兵人身后，都颇有几分滑稽地跟着一些从军者，多是破衣罗梭的青年，大都属于找饭吃的。其中也星蹦有几个三十出头的，从他们的穿着可分辨出过去曾经从事过的职业，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是些“伪满残余”。跟在光复军旗后的从军者要比人民自卫军的多。

路旁两个看热闹的老头，冲南北迎面而来的招兵人指指点点，小声嘀咕：

“瞧见没有，‘青天白日’标志，孙中山的队伍，正统！”

“明白，就象‘三国’里的刘备，属汉！”

在丁字街路南的小酒馆儿门旁，抱膀斜靠一个虎背熊腰的青年，方脸，粗脖子，两眼眯缝，一副玩世不恭、藐视一切的神情。

一脸善相的酒馆胖掌柜，隔着柜台冲门外这青年说道：

“我说爷们儿，你咋不去耍杆枪扛呢？凭你这块头，混好了，备不住闹个带兵的。这年头，武举比文举强！”

倚柜台喝酒的一位，一边往嘴里扔花生豆儿，一边嘻笑着搭了碴儿：

“嘻嘻，对对，是个武举架儿。将来我兄弟有升发的一天，别忘了哥哥我就行。”

不用说，包括门外那抱膀瞧热闹、既象流浪汉、又象没落秀才似的青年，都是这儿的老主顾。

这当儿，从东边火车站方向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荡起冲天的烟尘。那胸脯贴在马背上，一手握马鞭，一手拎盒子枪，呲牙瞪眼的先锋，莫名其妙地向松江饭店上空放了两枪。跟着，身后那些有如马戏团里小丑儿般可劲往自己身上胡乱穿戴的主儿，也搂动了匣子枪。一时间枪声大作，有如群魔降临。那松江饭店门前的小贩们，见势赶紧收摊儿躲避，以防被马队撞翻，踏烂。尽管如此，一些躲闪不及的，还是遭了殃。锅碗瓢盆一顿乱响，满地瓜果，满地熟食，孩子哭，女人叫，男人们破口大骂……乱成一锅粥。

“哈哈哈哈……”马队里发出一连串儿的狂笑声。

旋风过后，空间仍弥漫着浓重的烟尘，以及各种混杂的气味儿。

那倚在酒馆儿门旁的青年，异常平静地观看着这一切，连抱在胸前的双臂也没动一下。

两个不同旗号的招兵人，也似水流子遇到了“王八坑”，打个漩儿，停一停，然后照旧不紧不慢地前行。

“等等！”那青年终于一扬胳膊，喊叫了一嗓子，冲人民自卫军的招兵人走去。“我说老总，”他用胳膊肘拐拐对方，

眼睛瞅着别处，“你们是哪路兵，能说说吗？”

招兵人停住脚步，后边跟随的从军者也自动煞住。

这招兵人和蔼可亲，天生一副笑模样，抬眼瞧瞧这位比他高半头的青年：一身又破又脏的“国高”学生服，敞着怀儿，露出一条紫红的胸脯，整件儿衣裳只剩小兜一个黄铜扣子，还郎当着，也快掉了。裤脚毛了边儿，长短不齐，蹬一双日本兵的翻皮钉子鞋——使人想到日本投降时的“抢洋泼儿”和穷人的捡破烂儿，鞋跟已经磨得很偏，鞋尖也张了嘴。浑身上下、凡露肉地方，全是油泥。……招兵人丝毫没为其邋遢而怠慢，略带山东腔笑呵呵道：

“好兄弟，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专为人民群众打天下、谋福利。欢迎穷人参加我们的队伍，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听完这话，青年也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招兵人，仿佛要对照一下，看是否与说的一致：

“说的倒好听，名词儿也不少……”

招兵人依旧诚恳地笑呵呵说：

“我们希望群众监督，要是我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就请大家批评，我们一定改……”

这青年似听又似没听，眼睛斜着旁处，一条腿始终颠着：

“我媳妇被人家抢去了你管不管？”

围着看热闹的人哄笑起来，酒馆掌柜这会儿也迈出门坎子，跷起脚，伸长脖子往人堆儿里探。由于肚子大，站不

稳，活象一只煽动翅膀走路的鸭子。他大张嘴，递上一句：

“不是媳妇，是白毛子姑娘，相好的！”

看热闹的人们愈加笑得狂了。

招兵人可没跟着笑，仍一本正经地回答：

“好兄弟，穷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己人不能笑话自己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求爷爷，告奶奶全没用，只有大家伙儿抱成团儿，闹革命，打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才能实现自己的，也是大家的愿望。”

招兵人这几句话，直说得大家收起了笑容。有的点头，有的沉思。

这青年憨憨实实在在地说了声：

“那算我一个。”

站到了从军者的队后。

酒馆儿掌柜站在马路牙子上，望着渐渐走去的打着“人民自卫军”小旗的招兵小队，自言自语道：“去吧，可怜的小子，盼望你这回能走字儿……”

二

这是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一个短暂而奇特的历史瞬间。

经过短时间的混乱后，原本戒备森严的、号称“天下第一铁骑”的日本关东军驻松江市卫戍司令部门口，换上了苏联红军的牌子，设双岗。苏军士兵身着灰呢军装，红五星帽